鶴林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七

宋 吳泳 撰

[illegible]馬光[illegible]論臣奏狀

臣昔守邛[illegible]也所并[illegible]饑粗無愧怍獨以手足

[illegible]之緣[illegible]未賜俞允私情忸怩方

再[illegible]得[illegible]有[illegible]馬光祖有疏論臣雖未

知所言云何以臣揣之必是報怨蓋緣端平初光祖守

高郵以貪酷激軍變身與母妻俱受汚辱未幾而復官
詞頭過中書臣以太醟方欲繳奏忽喬行簡傳旨令與
書行詞頭之間未免有訓飭之語光祖頗以爲憾臣守
永嘉光祖守處溫與處實爲隣境平時處之麴下而易
溫之所無溫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麴之禁
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
怨今甫得使節遽倚埶以挾私怨原其本心亦是觀望
時好奉承風旨所以敢犯公議以中傷善類臣若不以

委折上陳則無以自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次所請先
畀叢祠付出光祖之章容臣與之疏别仍乞聖斷下清
明御史辨其曲折付之公論見於施行於以彰聖朝黜
陟之公臣不勝大幸
又照會其近者以浙東提舉馬光祖上疏劾臣已嘗具
狀奏聞欲乞先次與祠仍付出光祖章疏及臣所奏下
之御史辨其曲直未准回降指揮令得其章疏乃知悉
是誣罔臣若嘿而不言竊恐有負臨遣從臣牧民之意

亦非微臣事君行己之節用敢畫一疏析於后

一光祖疏謂臣粗有文墨絶無吏才陽爲寛博之容陰挾貪婪之術臣起自書生操觚弄翰乃其職業固不知吏才爲何事然廉謹自將一毫不妄取與官至法從無屋可居不特流寓於東南爲然人所共知兩任郡守潔己奉公比到永嘉惓惓意荒政雖所當得俸給三月不曾支請今光祖既謂之貪婪必須指其事實豈可只以陰挾二字中傷良善

一光祖疏謂假守宣城善狀蔑聞白簡猶新朱幡薦駕
永嘉望郡得於營求臣戊戌夏初自宣城得祠至巳亥
秋末拜永嘉之命整整一年有半喬行簡說聖上本以
福唐相處緣輟與李大同且以永嘉郡望稍小故進直
學士以華其行此自聖恩特達不知光祖營求之說指
何而言
一光祖疏謂到官之時適丁歉歲始者大言力詆前守
謂其不申旱數以爲志不在民意其設施必有可取而

乃懵如醉夢事無巨細仰面以視吏胥朝令夕更貽笑遠近臣去冬赴官甫及處州之境便聞本州饑荒就借處州印具申省乞蠲租科此光祖所目擊到任之始首捐已俸置局賑荒只是州郡自辦不能如隣州科擾平民曽具賑冊備録施行次第登於臺省今尚可考濟民四萬六千有奇糶户十一萬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放秋苗二萬八千有奇又斷罷都吏又勸諸吏之稍厚者各令買米不知光祖謂其懵如醉夢仰面視吏胥

者得之於何所聞也
一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糴以致客舟望風奔湊米不入境臣比准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舉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糴米糶濟本州原不曾立價敷糴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湊者不知奔湊於何所也其詳已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闤闠嗸嗸兼旬乏糴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至有扛去知州之語臣未到任前本州之民皆有饑餓之憂及既行勸誘米舟輻輳貧民皆得接濟至有相告語謂此菩薩不來我等都是餓死底光祖時察鄰國之政不應不知令謂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者不知是何月日也

一光祖疏謂大饑之後疫癘乘之死者枕藉泳閉帷深居恬不加恤本州因饑荒之後果有疾疫傳染既多不

無死者臣命醫巡門看診僉廳置局施藥又時加撫恤俾爲湯粥之供死則給以棺材又差官吏逐日分隅掩瘞皆有實數亦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今歲之旱無異鄰州泳惟恐上司蠲除不便於巳亟以全熟申上今歲本州風雨調順早穀頗登晚禾却有虫傷去處遂不待檢踏永嘉與放三分諸縣巳放二分簽是參之卿大夫之公論得中都書謂左相李宗勉曾向人說聞温州得熟却如何又申放分想是

吳其要譽令光祖乃謂全熟申上既曰全熟則何緣有
二分三分之放自有申臺省狀可考亦自具申諸司光
祖胡爲不知
一光祖疏謂又於管下科糴高下其手付之驁行使得
甘心漁獵糴價翔踴民不聊生本州苗額四萬九千去
秋收二萬八千歲支七萬四千除放外係欠四萬餘石
支遣本州接續措置外尚欠兩月之糧今歲稍熟南北
不稔未免就寺院𤰝頭上敷糴係以市價償之自無一

毫侵擾目今米價每升正是四十見錢比之台處諸州
米價最下豈得謂之翔踴
一光祖疏謂近者謂朝廷更易新楮泳自張黄榜外無
一毫措置人心疑愕市肆晝閉十七界會子直不滿八
十視東浙諸郡獨低本司移文取會並無回報本州自
黄榜初下臣遂喚上諸行民户與之開説人心元無疑
惑市肆交易如故又多方措置分隅稱提具申朝廷乞
添撥十八界會以備兑換十七界會舊用九十今已長

作百三十乃浙東諸郡之所無亦已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

一光祖疏謂自蜀客無家可歸廣求田問舍之圖無首公爲國之念臣僦居德清就有薄産平時奉法循理豈不知守臣不可於所部輙置産業亦嘗出榜曉諭謂不惟本位不敢置雖舍姪位下亦不令於此時置一畆創一椽有託姓名者亦許令告首榜文至今尚在照得田宅非囊橐中可藏之物必有坐落畆步若行體訪便見

著實

一光祖疏謂縱容子弟關節交通挾娼妓以遨遊冐新喪而應舉臣長子槃即弟昌裔之子登乙未進士第任提領犒賞所准備差遣自聞所生之喪即觧官奔喪多不留此不知通關節者何事挾娼妓者何人臣教子甚嚴其在侍旁絕不令出入槃亦粗知謹飭不敢爲非兼其已自登科不應再冐新喪應舉

一光祖疏謂占僧廬以爲葬地而不恤公議之騰囑部

氓以市膏腴而不償契劵之直亡弟昌裔在婺州不禄治命令諸子權攢温括之間係是諸孤自請於朝援紹興流寓人典故買寺院之地安厝朝廷劄下本州從行即非冒占其如囑市膏腴已具前項但未知所指部氓謂誰却須指出姓名方見著實

一光祖疏謂人方詆為推不去之謝令泳乃視為死可葬之桐鄉臣治郡一年上下粗相孚信本州之賢士大夫如陳畏大卿諸人皆勸令就此卜居臣以於義不安

屢辭卻之在彼初無推不去之譏在此實無死可奬之意

一光祖疏謂以若所爲而望其爲天子牧養細民難矣臣忝以從臣出守只知奉宣天子德意撫恤小民勢家巨室或有以强凌弱者當官而行未免招怨惡然小民之無告者却頗相安光祖之言恐爲勢要而發

右臣所具十四項其十項必待反覆體究然後得知虛實最是中間謂臣以營求得郡以全熟申省子弟冒新

喪應舉占僧廬爲葬地四項乃實陛下所簡記公朝所明知國人所通曉者光祖欺罔天聽莫此爲甚照得光祖志滛好僻素不知書嗜利無耻自號能吏其在班行招權納賄至有無錢十萬貫莫登喬馬門之嘲方遭白簡旋得處州不過豐飾厨傳優待過客買囑遊士使之揚譽於中都今冐焉得節去天咫尺乃敢指無爲有變是爲非肆無忌憚以誣上下無諸巳而後非諸人光祖固難責之以此獨不顧公議乎臣切見孝宗皇帝勵精

庶政無遠不燭監司風聞不當必出自聖斷與之區處
朱熹爲浙東提舉唐仲友知台州熹被旨檢旱行部因
民户有詞熹方論奏仲友亦上章自辯熹疏遂不付出
尋各與别路差遣而去夫熹大儒所言又是使事仲友
庶官所爲又有實跡而當時區處乃爾令光祖如一失
節之婦所論臣又皆虛誣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陛下志
繩祖武動法孝宗欲望聖慈併臣前後兩疏下御史臺
詳與辯白特發睿斷處分施行庶幾臣三十年忠潔之

操不致一旦爲小臣之所汙辱謹録奏聞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臣伏準今月一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者臣欽聞出綍愧若踐氷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爲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踈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甞以疾病之邅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

謂天益高魯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皋陶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公選若昌司於臯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成渙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准省劄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尋具辭免於今月初五日伏准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聞才爲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洛官纔盛而毁來兩蘇以西州之彦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令之兄弟亡前修之典刑而臣擒詞玉堂簪筆荷槖職親地禁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羣才半入銓衡之下雖不能於鏇采龜不鮮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穽每荷陛下保全之力實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

迺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審克之才敢遜忠賢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辭免狀

某伏准今月初一日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刑部尚書某嘗一再具免牘奏聞天聽葢高未蒙俞允竊謂文昌高於法從憲臺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析情偽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

如某謾學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隮伏望朝廷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爲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照會某今月初五日伏准尚書省札子備奉聖旨除某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者光命巽申愚衷震惕伏以

太乙之坐紫微之垣下臨圖書上主詞令俱爲華選專用英髦如某學不足以知方文不足以飾治曩歷冊府曾躐等以三遷比直詞垣亦叨榮者一載搜訪遺文以補書逸緻還成命以繩官邪雖云粗畫於厥心初亦何裨於更化豈期誤渥復及陳人遂貳書林豈敢方元祐之人物改權中舍而乃用紹興之典彝一且不堪二難兼取若令磨鉛吮墨尚殫典校之勞如復翻勑批黃是速顛隮之咎毋拘反汗不致妨賢某已於當日赴秘書

省供職外所有兼權中書舍人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又辭免狀

某比者一再辭免恩除俞音終閟某更不敢冐有陳瀆惟是中書舍人之職所管四房文字十有八色詞命頗多某自更化以來訖於今日跨越三載撰述幾千有餘篇辭殫義拙亡所裨補頃者伏准御筆陞直禁林仰荷聖恩奬拔之至靖惟内外兩制古今詞人兼掌者少某

實何人冐敢共貳且某既除右史又權吏銓又領瑤牒及直學士院委於中舍難可通攝近甞以洪咨夔除吏侍兼直院日辭免中書舍人體例申控公朝敢乞特爲敷奏許令某鮮還西掖職事簡畀時髦庶幾不妨鵷序之賢某亦得專農馬之智

第二辭免狀

某比者誤叨恩除有兼職依舊指揮甞一再具奏辭免中書舍人省札薦頒俞音終閟今月十三日得起居郎

兼中書舍人袁甫公文備奉尚書省札子及臣寮上言等事將後省印記令某掌管竊縁某學術空疎仕材荅颯近者又苦目眚委是難兼兩制而况詞垣文字實為浩繁若不陳力控辭未免速致顛沛欲乞朝廷早賜敷奏别於周行遴選儒紳之彦俾充此選庶上下房文字不致積壓

第三辭免狀

某竊以宥坐之器盈則覆仲尼憂太盛之易衰再實之

木根必傷文子懼兼榮之難保今兄弟一門聯登要路可謂太盛矣内外兩制皆代王言可謂兼榮矣居盛而不戒則危饕榮而不已則辱若非安當止之分何以免交謫之言比於黄紙之初除五入控辭之牘繼以赤眚之間作三陳祠禄之章且依屢降之指揮不許再行於陳請若退而自嘿幾悖戾於先猷復進而有言是重違於聖旨其之進退至此周章與其身兼數器而獨冐書生之榮曷若知効一官而免供中舍之職刱詞章系國

脉之隆替而論駮闕朝綱之重輕儻久據於華紳豈不妨於賢路令巧匠袖雲斤而未試良工櫝美玉而弗沽非甄拔而用之則無以展其器能非磨淬而新之則無以揚其風采輙忘踈陋敢遂譽髦裨諶草創世叔討論爲命豈一人之力宰我言語子游文學設科須衆善之長庶於有道之朝得免蔽賢之罰更祈敷奏即賜允俞

第四辭免狀

臣西州晩進不學不文伏自去冬誤叨除授甞三次具

疏乞免兼中書舍人忱悃屢殫俞音終閟今又幾半年
臣見貳吏銓又直翰苑又兼瑶牒選事浩繁書詔填委
若不觧中舍一職不惟積壓文書將恐有妨賢路矧文
士如林詞人輩出内則如國子司業陳耆卿著作佐郎
應繇外則如知江州吳潛知安吉州蔣重珍建康運副
高定子前成都運判李劉宫觀劉克莊皆有文名可充
是選伏望聖慈詳臣累疏控辭精選人以兼攝庶幾臣
得以顓心職業少圖補報人無曠官之訊巳無蔽賢之

懼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二十四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吳某除軍
器少監兼直舍人院者冐膺兼組增惕孤衷伏念某頃
自著庭暫權右掖無英詞以鼓天下之動無宏議以植
朝廷之綱掛名忝與於判花嫉惡但思於去草粤稽元
祐嘗用蜀珍咸推蘇軾范百禄之賢能繳李定張誠一
之惡自愧寒鄉之晚進敢攀前哲之高風比還二凶之

詞荷垂九陛之聽然而歷時滋永久假不歸縱未致於煩言亦弗寧於方寸正欲露章而控免豈期帶職以超遷既升武監之華仍正詞垣之直雖軍旅之事未之學尚能閱戎器之精粗以帝王之制舉而行恐難稱皇猷之潤色寧專農馬之智敢昌熊魚之兼某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軍器監供職外所有兼直舍人院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吳某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者某被命頻仍省躬震惕居編摩之府纔及五旬登著作之庭未經一月當明主勵精之始正微臣思報之秋而學不足以網羅舊聞識不足以通達時務方虞黜責豈望超陞矧贊書王國之精華而論駮公朝之機脉開寶之後僅聞兩中允之除熙寧以來始見三舍人之盛豈宜樸學暫使兼官雖資淺望輕在禮弗容於控免然職親地禁非才恐速於顛隮伏望朝

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庶專農馬之能少答
乾坤之施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知泉州狀

右臣今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
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除巳望闕謝
恩外臣竹宮奉祠甫頒渙渥桐城出守復玷新綸申命
甚休省躬若厲伏念臣曩陪羣彥獲侍禁除王褒之遇
明君每喜得行於直道韓愈之傲相國豈虞潛伏於危

機坐投閑者六年復被劾而三黜自分翳林泉而槁死豈圖見日月之昭明屬調更化之弦誤畀專城之綏靖言若昔曾黍斯除合浦之珠復還敢不敬承於天命貪泉之水再酌恐猶未免於人言牛負軛以莫勝烏傷弓而輙畏胃當委寄定速顛隮伏願皇帝陛下念簪履之遺改絲綸之寵别選良吏爲治宣聖化於海濵仍令祠官祝釐歌豐年於農畆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准省劄備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
尋具辭免伏准今月十四日詔書賜臣不允者臣比控
忱辭上勤報告對天捧讀跼地懷慚欲王之德意志慮
達萬民固荷聖恩之重稱臣之筆墨議論妙天下敢當
天語之褒況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若稽往
哲具有芳猷修以翰墨致身而對客每好談於吏事軾
以詞章名世而居官常自任以吏能乃知學古之儒不
薄綜世之務眷茲南服常用詞人倪思初出鎮於紹熙

德秀復典麾於紹定凡一再命或四三辭一則以地望雄重軍民雜處爲憂一則以民力焦勞宗族衍蕃爲說昔者已非其舊今焉又不如前豈應孤危一介之臣能繼篤棐二人之轍伏願皇帝陛下念臣曾忝侯藩之寄察臣非辭王事之勞亦思以奏最聞又恐不勝任免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何敢飾情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毋嫌致命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辭免狀

某昨再具辭免除某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七月二十二日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情者竊念某去國九年屏居六載雖在畎畝未嘗一念忘君茲蒙公朝起廢予郡豈不欲奉命馳驅以布宣德意竊緣温陵舊日史嵩之曾以某姓名進擬濮斗南尋即承風旨論劾誣詞醜詆汙衊素行某更何顏以延見吏民耶不寧惟是斗南後來亦出知此郡其交割月日與罷命到日不相後先閩中士大夫皆言温

陵早是荒殘彫弊更經此一番送迎掃刷則愈不可為矣若使某在郡整齪究理則有脩怨之嫌寢默不言則貽敗官之譴某雖至愚極陋粗知義理實不願與之為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獲免是行仍奉祠官香火為太平幸民不勝至感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御筆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內有兼職依舊者渙若出綸震於閫

命竊以甘泉扈從以侍臣爲邦家之光選部典銓以小宰爲人物之鑑匪疇夙望曷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遐陬躐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文體近浮如玉之不可以爲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䆫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冒承於殊渥恐交嘖於

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於贊書之末出擇髦士之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某比於今月二十四日伏準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吏部侍郎兼職依舊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重惟吏侍之遷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正不足以檢柅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卯退朝以辰入局典吏抱案遷官滿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

周於繁劇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苟玩豈圖異渥復畀陳人若貪恩榮冒昧以處則必以庸踈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寢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鑒下不以溢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

鶴林集卷二十四

宋 吳泳 撰

狀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狀

右臣八月初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章閣學士知温州除已望闕謝恩外某聞命之始拊心若驚竊念臣罷守閑居杜門退省斂文采於莫爭之地尚黄離之得中飭行防於不睹之間庶素履之無咎

猶恐林泉之不密易於言語之招尤況潛聖經陶咏皇化退不草耕東皐之賦進不謀上北闕之書豈自意於遭逢忽起臣於閒廢一去而奔陽瞿本無深罪楊億之心再遷而得潁州似有復用臣修之漸既畀之以古諸侯之任又華之以真學士之班銜此鴻私繼之感泣然念恩隆則受者愧官盛則嫉者深況莫榮於手足之親而相比為股肱之郡寳婺固中州之望東甌尤多士之邦匪得通今學古之才曷勝御衆牧人之寄伏惟皇帝

陛下以惠安黎元為務以表選良吏為先乞回新除改畀宿望則臣雖在江上視鼇之日亦猶海濱宣化之時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近者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溫州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者某聞之慈父不棄無益之子仁君不遺無用之臣至愛雖隆自量貴審如某者猥由踈遠獲際休明三載禁林已媿作命代言之選一年便郡又無承

流宣化之功皆繇學力之不充遂致人言之交謫若以愈傲相國而獲罪猶有可言或疑黯薄淮陽而要君則為已甚方欲杜門而省咎復蒙畀郡而起家斂容而拜除書已覺恩濡於春露揮涕而讀答詔便如塵洗於天波謂心事之端良而發為訓詞謂德履之醇亮而達為政事不但記琳宮之散吏又得為聖代之全人祇服寵靈豈宜遜避然念永嘉望地延閣隆名脫使某冒寵以居擇安而受則恐解綬而投閒者各起向榮競進之志

懷章而需次者必萌觖望不滿之心雖有寸忠莫容再瀆伏望朝廷曲如敷奏特寢誤恩芝蘭之性自幽常有避羣芳之意葵藿之心終在寧無傾皜日之誠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辭免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恭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者渙綸沓至揣己兢慚竊以柱史周官翰林唐制記言殿下至元豐而始分寓直禁中暨開

實而昉置矧右銓之要任皆天下之清官非宿德不除
非英才不畀如臣者學殖將槁筆花就蕪遭逢盛明之
朝屢玷清切之選東壁圖書之府已叨再入之榮紫微
詞命之垣又歷三遷之寵視登瀛列仙則有媿較渡江
諸老則弗如曲荷簡知復加親擢謂臣曾攝官記注故
華之以右掖之除謂臣嘗兼掌贊書故陞之以北門之
直地愈親則責愈重寵益厚則心益驚難以一身而兼
數器英俊常有積薪之嘆弟兄豈無連茹之嫌倘非控

辭恐速顛躓欲乞睿旨收回誤恩庶逃維鵜在梁之譏少安斥鷃知足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勑旨

第二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具奏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竊以大君之命固莫容違小臣之私所當控請伏念某得生孤露承緒單平讀蓼莪之什以茹悲咏棠棣之華而相友辭章歔欷殆非臺閣之文言論迂疎豈識朝廷之體敢不遐遺於聖代俾

躐仕籍於清朝自衡厥心已過其分今者某既叨榮於螭陛而弟某復分察於烏臺一日並除孤衷增惕歷數先朝之盛典僅傳元祐之兩蘇軾方立柱下以記言轍亦上諫坡而論事處連茹之嫌而弗避雖有彝章踵並騶之轍以分趨敢當畀數若俞音之終閟恐愚分之難安兄弟二人敢效孔鸞之集君臣一體願憐犬馬之誠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處分施行

第三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職依舊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竊見吏部侍郎舊
比止有二員洪咨夔係正除左侍郎袁甫係暫兼權右
侍郎今袁甫雖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竊緣省劄内
有兼職人依舊指揮一項未委某合與不合供職取自
朝廷處分施行且某既除右史兼權吏侍又直禁林若
併兼中書舍人不惟文字繁委難以通攝俊乂如林某
實何人敢獨當其任近者洪咨夔兼直學士院日亦曾

辭免上三房職事近例可考併乞朝廷敷奏改畀時髦

令某免兼施行

辭免陞兼修玉牒官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㫖令臣陞兼

修玉牒官其餘兼職依舊者臣薦叨綸命陞纂瑶編竊

惟祖宗白玉之牒與金匱石室之史並傳在真祖時凡

與纂修之官必命詞臣為之知制誥梁周翰盖其選也

非學識粹正不足以明祖宗之憲章非筆端麗腴不足

以紀帝王之符瑞如臣者探道未博摛文弗工二年供
奉翰林三年討論帝籍際五鳳樓手何敢輙窺其藩迺
蒙誤恩躐升一級俾踵前修故事忝竊甚矣知臣莫若
君知言莫若心儻或冒昧祇承未免孤負隆委欲乞收
回渙渥改畀英髦庶幾小臣稍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

奉聖旨吳某除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臣頃遭臺
評俯伏山舍拱遲明命忽叨除書伏念臣聖代迂儒西
州樸學三紀之陟仕版曾無居官赫赫之稱十年之簉
朝行亦靡論事奇奇之操豈意九重之簡拔謬當兩制
之清華受寵過多揆才莫稱遂至滿盈之極自貽顛躓
之虞猶賴上德仁慈聖朝弘大不惟不加重汰且華之
以直學士之班不惟不與真祠又畀之以古諸侯之任
豈軫念供奉翰林之久抑凝思對敭玉陛之忠是有此

除以榮其去但兗陵近郡嬀閣隆名疎遠之臣冐昧而處則恐人言之未已有孤聖造之曲成伏望皇帝陛下駿發睿謨收回渙渥俾就江湖之上獲尋香火之緣不勝戰灼俟命之至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某近者伏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某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尋具辭免狀聞奏恭被溫詔未賜允俞仰戴鴻慈深感懼竊惟聖祖神宗優待詞臣非他官比

雖曰以罪去國尋復分畀藩符楊億臨汝歐陽修上蔡王禹偁黄岡洪邁鎮江周必大建寧倪思太平或近一年降旨或越數月出命或不出浹旬之内即頒除書而四五臣者髙行挺特皇文黼藻被此寵光固亡忝愧如臣無深識足以爽邦無英辭可以緯國謬當兩制幾跨五年較之先儒但有慚色矧今遭論未久只宜引分投閑而聖上率由舊章輔臣好行故事望藩華閣蕃錫過優揆之疏庸恐難稱塞伏乞鈞造曲賜開陳改畀祠官

俾安分願

辭免知隆興府狀

臣今月初三日承安吉州遞送到尚書省劄子坐準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除已望闕謝恩外臣薦叨溫渥申畀名麾愧浮於榮感繼以泣臣竊以帶湖襟楚莫如江左之上游籓雨棟雲無若洪都之新府山川崛奇而地形壯阜壤平沃而民物繁蓋自唐開節鎮以來而其國視侯藩為重

匪疇明牧曷殿大邦而臣明不足以輿師和不足以龥衆誦謏聞於六籍之囿自知學力之不充奏薄技於羣英之林每嘆詞章之無用矧栗里居閑之歲久而漳濱卧疾之日長壯心凋隤精意牢落若處以衆大當要衝之郡則將貽罷軟不勝任之憂比嘗控免於南泉令敢冐臨於西道俱為君命固無惡前從後之心其在人言恐有就易辭難之謗臣之出處心實徬徨伏願皇帝陛下濬發明威亟收渙號别咨良吏俾分銅虎之符就使老

臣仍奉王隆之廩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其比控徹臣籲天之辭欲免洪都新府之命至勤答詔尚閔俞音伏讀詔書且謂豫章襟帶江湖物華人傑佳山水郡而畀詞翰之臣寵綏之仰荷聖君以禮使臣簡眷隆重之意已即望闕跪拜祇謝矣第惟江西一大都會必得重臣作鎮然後為宜豈應陳人冐當此寄更不敢再具奏聞以瀆天聽敢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

所請仍使祝鳌庶幾上不累朝家量才授職之明下不失臣子陳力知止之義

知隆興府丐祠申省狀

照會某近以次男之戚輙伸衷悃乞畀叢祠天聽甚高俞音尚閟切念某一生孤窮連歲災病嘉熙年間守永嘉未閲兩月哭亡弟昌裔今歲守隆興僅及三月又哭亡子柴夫親莫親於兄弟愛莫愛於父子而近遭如此豈天降禍殃於家門不欲使之紆郡紱耶此所合丐祠

者一也隆興舊號佳郡近歲地氣轉移蓋緣廣風贑雨吹入章江下潦上霧漸有瘴氣一家齁病不諳風土而某嬰疾尤甚近日以來形體支離手足不能運動一日不出廳則簿書堆案一句不引詞則訟牒山積不惟誤身抑恐誤國此所合丐祠者二也某自到郡後公帑赤立竭力經理一意撙節粗能了解總所綱米十五萬碩支散諸軍春衣見錢五萬餘貫遇雪寒則犒軍人因水潦則賑濟民户支還官僚積俸整頓學校弊事近又招

塡禁軍三百餘人蠲放四年苗稅錢四百萬催樁朝省鹽錢二百萬若士若民若軍粗與之相安惟蜀士之寓此者七十家責望鄉守者甚重郡力凋薄一有不周便生謗言夫馬力窮則必蹷鼠技窮則易竭自度精力不能展布此所合丐祠者三也有此三者用是控告廟堂早乞鈞慈特賜敷奏別選良牧以承重寄某雖隨犬馬塡溝壑亦無所憾

已見奏事丐祠狀

臣遠自蜀道登於天朝八年之間亡所補報今歲二月
二日以目眚丐祠十二日再請十七日三上乞歸田狀
因循至於季秋明禋忽病瘮腫十九日入奏十月十四
日以已見上殿復伸前悃俱閡俞音至蒙陛下面加宣
諭弗許控陳臣實何人敢有冒凟竊緣近者蜀事阽危
敵兵馳蹂臣室家墳墓親戚骨肉與鄉之衣冠華族存
殁死生未知其所每遐思遥望痛心如割獨念臣起自
書生既無膂力荷戈以備捍禦而身居法從又弗能朝

夕論愚力爭利害以捄鄉國隱之於中焉得無罪臣復何顏以立於陛下之朝哉惟有上告君父力求黜罷庶幾可以少逭鄉父兄之謫若陛下念其久在詞林不忍遽加澄汰則乞檢會臣前後奏疏畀一祠廩實拜天地生成之造

火後丐祠狀

照會某西蜀諸生登朝十載陞華翰苑晉長刑曹只緣某貪戀聖恩不能早去入春之始禍及家門喪子哭孫

延及孥隸不四五月之内而殭者五人方竢秋涼抗章
引去迺壬申之晝融風為沴延焚寓廨生理一空僅能
攜挈家人棲止於外觸目為況殊不堪言若不急求退
閒恐又重速顛躓今蜀道危迫未可遽歸欲乞朝廷曲
賜敷奏特畀叢祠庶幾少休以安愚分

知寧國府丐祠狀

照會某踈遠之士十載班行每荷公朝拔擢雖獲罪戾
猶蒙恩予郡貢之華職敢不永矢圖報睎事以來布宣

德意扶立郡綱朝夕恪勤不敢少懈民亦稍似孚信忽
得蜀道家信聞親姐歸徐氏者去冬死於寇堂弟嘉定
通判中孚者今夏死於順慶之兵鍾愛手足平時相依
為命一旦身殞於難痛貫心膂亡以為生數日之間便
覺心志怔忡神識瞀亂往年痞膈之疾遂復大作度不
勝共理之寄輒欲丐一閑廩棲息江湖少便醫藥蒙賜
敷奏特遂所請他日未填溝壑一惟朝廷處分況某下
政已除袁申儒葉棠便可趣令之戍放某一面離任

又二照會其比真祠實出恍惘居股肱之郡敢辭共理之勞閭手足之喪實重孔懷之感每顧瞻於蜀道常痛哭於家門所以盡傷因成疾疢志凋識耗莫檢抳於吏奸神敝形癯難應酬於軍務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豈期天聽之高尚復俞音之閟欲乞朝廷再於敷奏察其忠誠非避事矜其親愛非矯情檢會前章特畀祠廪庶少休於神觀尚圖報於隆恩

又三照會其比者一再上祠請俞音終閟靖惟其西州

晚學奮身孤寒自寘周行首尾十載絲外府丞列中秘書徧歴二史兼掌兩制討論玉牒封駁銀臺徑登禁塗遂長憲部儒生榮望至此亦極矣得罪去國常躋華閣出鎮潛藩若非遭逢聖朝何緣有此僥倖第食廪人之粟無一日闕叨朝廷之爵無一日閒官至八坐秩享二千石取數太多食功無補則恐天道惡盈人情忌滿此某所以朝夕愧懼而欲丐閒者一也某舊有瘇脹之疾積痞成痼前歲將禋時自鎖院陪祀以歸瘇見於面浮

注於脛邪氣干撓幾不能以為生得郡萬山間嵐氣頗重衽染風氣舊證復作忽蜀中書來又報兄弟之難愛鍾手足愈不能堪日來心志凋耗精神怳惚雖欲强自扶持終難荷此劇寄此某所欲丐閒者二也某所領部號古名藩民淳訟簡士尊吏畏法某到任以來奉行朝廷寬大詔書每頒下條教人頗孚信更無一詞到省部臺寺及本路監司惟是國小而迫捉衿見肘每及遣廂禁寨鋪兵春冬衣賜常是闕乏所收苗米率不能供一

歳支用而上弦益急追吏滿前且知版曹今歳抛下十年所無之額今月又發下隅眼清冊並要歳終取足自惟書生作牧固是拙於催科但細考其十年内最高年分以今年起解之數計之亦自有增無減若必欲於兩月之間併明年後年合起之數一頓解發則必至槌肌剥髓重傷國家愛養根本之意何況六邑道里濶遠移牒往來有誤期會此某所以寧受殿而欲丐閑者三也凡此三者皆出某之真忱不敢欺隱欲望公朝早賜敷

奏令某得奉香火而去仍就催下次官之任他日某宿
恙稍已一惟朝廷處分
又四照會某西州晩進十載周行踐歴清宫逕登法從
又叨華閣出守名藩朝廷恩厚書生榮望不啻足矣前
此兩上丐祠之章只縁某舊得脹滿之疾既有郡事又
有家事親姐堂弟從侄俱死於兵蜀中報至痛貫心膂
情怛傷而懷不寧者數月痼疾至今未解所以累章冒
瀆更無一辭自雕飾也某豈不知得郡可以行志苟禄

可以養身而多病早衰冒承凋弊若不底於司敗必致
墳於溝壑伏望朝廷容察衷忱初非避事再賜敷奏俾
某獲領祠官少得休息即拜生成之造
又五照會某比者四次上祠請未蒙俞允切念某孤寒
寡援備位從臣既得一麾無所補報而災病邅連脹腫
日甚一日重以家門之難親姐堂弟既死於兵親戚子
侄五六人亦斃於難既有疾病又加憂傷膺此千里之
寄時有盜賊兵卒作過實難支吾敢乞公朝檢會某累

此所陳乞祠狀再為數奏既從所請不勝至幸
又六照會臣伏以事君無遠忠誠所至則千里如近王
畿之前臨政在勤精力未衰則百為不越侯度之外矧
以從臣而出守實分天子之顧憂何敢辭勞急思求退
伏念臣幼而孤露長益單平雖學為箕裘有父書之可
讀然不事生産於世務以常疎米鹽靡密則付之室家
資用有無則通諸昆弟豈意私門之薄祐連遭蜀寇之
披猖臣有女兄以垂老之年而死於難臣有季弟以强

任之歲而歿於兵其如朞功强近之親半罹鴟義奪攘之戹鬱邑而誰與語能無懷土之思亂離而莫適歸幾作無家之别興言及此何以為情每垂涕以覽書遂積憂而成疾徃歲祀明堂後曽生腫脹之根今年當勤農時復添痞鬲之證醫更而藥不効食少而事益繁今則神憊志荒筋駑力緩臨事多忘豈能應酬於簿書期會之間立心不强何可支吾於城郭甲兵之闕加以凋敝不堪之郡置之潰訌難塞之衝少失隄防立致狼狽重

念臣舊雖法從今實外臣所以五丐真祠只是具申都省豈謂精誠之弗達尚稽睿旨之賜俞寧扶未死之軀直扣曰生之造忠信以事其上更無一語之矯情疾痛則呼於天幸冀九重之垂度伏願皇帝陛下曲加清問矜愍愚衷特頒罷守之書俾遂祝鳌之請葵藿之心常在固欲嚮陽狗馬之疾未瘳難於勝報永言終惠庶保餘齡

又七照會其比以災病頻仍六上祠請一狀奏聞五狀

申朝省未奉俞音焦心如灼近從鄉人之仕於朝者得
蜀道書報又聞敵兵今歲之春抽兵北去經行鄉邑族
兄侶之肅之堂弟昌辰及妹夫袁璹甥壻塗辰乙等復
死於兵小小姻婭更不敢縷數涵瀆朝聽重惟某兄弟
少孤倚宗族親戚以自存立去歲喪十之三今歲喪十
之七纔聞訃音感傷悲痛因此痼疾轉加實不能任繁
劇所以催科益拙不免版曹督趣甚峻見請告命醫調
理欲望朝廷檢會某前後申狀特賜奏聞蚤令汰去庶

免有誤郡事實拜生成之造

又八照會其孤遠鰥生肙當凋郡頃以災病七次丐祠

伏自元年十一月一日迄於今歲閏四月二十二日六

奉省札行下不蒙聖旨俞允其之進退實為狼狽其向

者來自蜀道登於王朝十年之間歷遍華近入為法從

出典侯藩本圖宦達之榮豈矜恬退之節不謂門衰祚

薄涼德挻灾前月十八日遂寧通判從弟有成萬里致

書以兄弟親戚宗族之訃告丙申之冬親姊歸徐氏者

死於難丁酉之夏堂弟制機中孚者死於兵是年之冬
敵兵再入叔母楊氏與堂弟昌辰俱死於火今年之春
臨卭白兵嘯聚知縣事從弟象明又死於官宗族死者
十人親戚死者三十二人其人之名氏其死之處所其
受禍之月日靡不言其情狀之慘每讀至此不如無生
以此悲痛纏心舊疾轉劇耳聵聵其刺痛胷鬱鬱而痞
結若非力求退閑專近醫藥不惟妨廢郡務亦恐顛隕
元身伏惟聖朝崇孝友睦婣以治天下辨老幼廢疾以

任官政察其所愬實鍾於情憐其所陳真出於病即乞檢會累疏數奏上前俾奉祝釐以保殘息其見已在告牒府事委三通判兼攝日竢報可之命

知温州丐祠奏狀

臣聞臣視君猶天也疾痛不以告則為有隱於君兄於弟同氣也急難不共扶則為不友厥弟矧臣少自鞠若連遭閔凶始生三年母也見背外傅十載父兮不存豈無鄉閭强近之親寧若天分怡偲之愛兄之待弟真直

諒友弟之待兄非他人昆既同萬里之造朝復共一麾而出守弟以去年八月至寶婺臣於今歲元夕抵東嘉魯衛之國相依秦晉之隣交睦方議力行於捄政各圖汔濟於饑氓布宣天子寬大之書培植朝廷愛養之本豈以家門薄祐仲氏云亡眡鶺鴒則原隰已荒顧鴻雁則形影相弔臣弟昌裔有三子三女仲嗣次息皆後於臣藐是諸孤嶄焉在疚悒悒其誰與語遑遑其欲何之遠瞻蜀道則無家可歸近望浙江則靡屋爰止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載惟郡政之本原全靠茲心之精爽神已散亂民何庇依顧解買臣之章與營季子之墓伏望皇帝陛下以孝弟領天下以禮義順人情察愚欵之所陳非曼辭之自飾使歌唐棣少寛孔懷不已之悲雖在考槃尚竭永矢弗忘之節

又二照會臣比家弟之慼露章丐祠未蒙聖慈特賜俞允伏讀詔書以至瀕海民饑顧憂未寛為訓臣職在牧養敢不祗承聖意竊惟東嘉素號樂土逢此歉歲遂至

艱食聖澤普沾枯槁之夫皇靈下燭逃亡之屋如肆赦宥如減田租如給僧符如撥廩粟一錢一粒皆是君恩臣不過與千里之民歌詠帝德而已臣前時所憂惟恐薦饑所以被受訓詞之後不敢言去今則麰麥登成風雨時若田疇之間秧青水白人有一飽之望本州荒政月終亦可結局惟臣之弟旅殯僧舍而臣宴坐黄堂寢食為之不安欲乞令臣蚤解郡印得與諸孤營一宅兆以遂居者往者之計實出君父生成之造

吏部侍郎乞祠狀

某西州晚進紹定己丑躐登朝著今踰八年自太府丞歷秘館郎闈繇編摩著廷式監兼詞垣翰苑史筵經班從橐蓋繇吏化以來屢蒙拔擢清華之官殆幾徧歷深願竭盡愚衷仰圖報稱入春以來人家災病遂喪長孫隨行僕隸亦多病死而某以勞心疲慮之故忽苦目眚旬月不校一二日來赤痛逾甚雖見已請假切恐省院詞命吏銓文書多至積壓必貽曠職之懼兼以某賦分

畸窮榮望踰濫若不奉身求退又恐别挺他疾定速顛
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某祠廪一次以便休養他日
未填溝壑尚得糜捐以報恩遇
又二照會某項以人家挺病目眚為災曾乞外祠尚閟
中旨竊惟吏銓文書繁劇之地詞掖書詔填委之司心
思既殫目力又竭然後可以檢扼吏奸專情詞命而邇
日以來攻治亦眚雖退服餌涼劑太多視官夢夢用明
弗遠脾經黮黮食旨不知若曠厥官定貽伊戚蓋滿盈

則必致鬼瞰其室而靜退則可以神遊於庭因揣分以
自量非丐閒而莫可用申前請再瀆公朝欲望奏於黼
坐之前賦以琳宮之廩儻使蜩鳩自適之分知免於今
則如犬馬欲報之心永肩於後

又三照會某比以目眚腹疾兩上丐閒之請薦煩睿旨
弗允愚忱蟣虱賤臣豈應更煩公朝以瀆天聽緣某共
貳西省家弟昌裔分察南臺雖稽之先朝具存典故而
揆之私計終有未安不惟職事妨嫌而其議論彈擊稍

涉故舊則人言交適連及孤跡是以無所干豫之人而投之是非之海若不急求汰去久則無以自明欲望朝廷曲賜敷奏檢照某所上兩章特畀祠廩若念其萬里間關未許放閑於田里八年忠恪粗能寡過於班行或蒙與之江浙一麾俾以民庸自見他時命使所不敢辭

知隆興府丐祠狀

臣聞君臣之義同體疾痛不以告則臣為有隱於君父子之情主恩死喪不自臨則父為弗字厥子矧臣少加

孤露長益畸窮昆弟七人俱以康强而蚤世朞功一姓半因離亂以亡軀臣晚有二息槃乃親弟所生柴實側室之子各専末藝粗習謏聞退惟桑榆垂老之年幸得弓冶傳家之託而柴也久離侍下遠仕吳中方請告以言歸忽染痾而在道母嗟季之行役假寐弗遑兄懷弟之急難永嘆不巳猶云無棄以慰所思豈期事與心違命隨才盡曽不浹旬之頃遽興長夜之悲子因念親至切而隕身父亦望子不來而嬰疾恨皇皇而弗得哽悒

悒以何言重為會府之誥繁實自茲心之經緯令則精神耗亂綱紀放紛本居官亡以踰人況病力何能任郡輙輸忱悃仰丐叢祠伏願皇帝陛下明以察倫慈而使衆容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不至喪明庶延陵返葬於嬴博之間尚為合禮

知温州丐祠申省狀

某邈居西州久仕南國既叨法從連典名藩君恩常厚而犬馬之報甚微邑爵漸加而蒲柳之姿浸薄雖忝字

民之長不諳為政之方放田賦一十五萬而民猶以為未仁糴軍儲六十六萬而兵猶以為不給舊楮非不稱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糴而價日增蓋緣孱軀疾病之衰遂致庶事施為之謬天雖諒只人謂斯何醫不能治病則害人農不善服田則傷稼乞身而退乃分之宜即非望之雅意於本朝實以汲黯不堪於治郡若少遲於汰去定速見於顛隮伏惟公朝以道而進退百官以法而殿最羣吏曲加敷奏俾遂退休國家政清令明儻

遂令日祠官之請州郡員多闕少庶無後來賢路之妨

申省二狀

汲黯不任郡久宜上印而歸倪寬多負租竟被考功之殿雖荷聖朝之曲貸恐於公議之不容矧其介不通方拙於從政詳刑而失之緩素無赫赫之名弛利而狃於寬常書下下之考率十分減三而穀尚貴以五券稅一而楮弗昂百為不閑動輙得咎重以私門之薄祜加以痼疾之相仍同胞之戚繫心每遇歳時而感慨上氣之

病如瘇豈禁霜露之凄寒若尚留之典刑必立抵於司
敗伏望朝廷察其忱悃畀以叢祠治狀不登安有白鹿
銜花之瑞文才已盡更無金鑾視草之工惟此孤忠尚
如杲日

謄錄監生臣曾　煕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